

诗歌港

人世间

闰五月生日

雨丁

胶东乡间,老辈人给孩子们过生日,向来只认阴历。乡里人凡事信阴历,看生辰八字,挑婚嫁吉日,全都按照阴历推演。我的生日比较特殊,那年的阴历闰五月二十九。闰五月并不是每年都有,母亲不识字,不知道多少年才能轮回一次,她只认准每年阴历那一天,雷打不动给我过生日。

童年记忆里,每年到了这天,无论农忙多累,暑天多热,母亲都会兑上盐水、碱水,揉一块略微硬些的面团,醒好后,系上围裙亲手为我擀一顿生日面。我捧住大碗吸吸溜溜把长面条吃下去,同时吃出一脑门子汗,这算是过生日的最重要仪式了。母亲守在一旁,看着我吃饭,口中反复念叨:面条长长,拴住命长。

那时候民间还有一句老话儿,专说女孩生日:女逢九,丫髻儿不离手。意思是女孩在阴历每月的初九、十九、二十九这几天出生,一生生活优越,衣食无忧。母亲擀面时也会经常念叨这句话,年少的我总认为这是迷信,直接反驳母亲,她却从不争辩,依然故我。

后来读书才知道这一说法的由来:古代女子终日闭门在家做女工,很少出门散心,民间便逐渐形成习俗,每月逢九这天,女孩子们可以放下手中针线,结伴出门采摘、游逛。女子们被允许抛头露面,自由快乐,这一天就成了她们的节假日。久而久之,就有了女子生辰逢九、一生喜乐无忧的说法。

走过半生风雨,方才懂得,人生该经历的坎坷、该扛下的苦楚,一样也少不了,与生辰又有多少关系呢?

初二那年,屋漏偏逢连夜雨,本来父亲的早逝就让我们这个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场重病又骤然夺走了我的母亲。这一打击让我变得更加孤苦无依。幸而还有两个已婚的哥哥,一路接济我上学读书。生活被阴云笼罩,度日已经很难,在外人面前,我很少提及自己的生日。

上了高中,有一次偶然跟同桌玲论起谁大谁小,她说她属猪,五月二十九生日。我又惊又喜:“原来咱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她却笑着说:“慢着,咱们出生那年是闰五月,你是前五月,还是后五月?”我如实回道:“后五月二十九。”玲得意地嚷着:“还是我大,我比你大整整一个月,你得老老实实叫我姐。”嘻嘻

哈哈中,我与玲更加亲近了。

高考结束后,同学们依依惜别,各奔东西。有一天傍晚,我躺在烟台师范学院的女生宿舍里,听到上铺同学华的收音机正在播送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点歌栏目。忽然,女播音员清凉温柔的声音缓缓响起:“山东工业大学的阳,为两位高中同窗玲、珍点播一首《追梦人》,今天是她们的生日,祝她们生日快乐!”

猝不及防的我瞬间怔住了。这是平生第一次,有人特意为我生日点歌。我自己早已忘记了,没想到阳还记在心上,并且在省级广播电台为我们的生日点歌,一时心里惶恐又激动。同宿舍的姐妹们立刻起哄,说阳一定对我有意思。其实我心里清楚,我是跟玲沾的光。

阳跟我有相似的出身,高一那年父亲撒手人寰,家里还有体弱的母亲和两个上学的妹妹。玲的家境在班里是最好的,她爸爸是邻县石墨矿的厂长,她担心成绩出众的阳会辍学回家照顾他母亲和妹妹,经常悄悄往阳的桌洞里塞苹果、鸡蛋,写纸条劝他一定要坚持考上大学。而一无所有的我只能口头宽慰几句,对阳真没有实际性的帮助。

在那个“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很慢”的年代,同学们之间的情谊纯粹干净,不带半分功利。

考入山东工业大学的阳也许不好意思当面道谢,想到了借电台为我俩送上生日祝福。当年,在电台点歌,是最便捷而浪漫的心意。那个周六的黄昏,落日余晖洒在宿舍的阳台上,耳畔流转着罗大佑温柔的旋律,泪水悄悄滑落,心底却暖意融融。

毕业成家以后,整日忙于工作,周旋于柴米油盐中,我只记得家人的生日,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日。总是过去了很久,才咯噔一下想起来:前面的某一天是我的生日。

2009年恰逢闰五月,玲提前就联系我,说她一家三口,再约上阳一家,要专程回莱阳,为我过一场正宗隆重的生日。

我一听激动坏了,心砰砰直跳,内心充满了热切的期待。那天傍晚,三个家庭的大人孩子共九口人,热热闹闹欢聚一堂。鲜花、蛋糕、美酒摆满餐桌,大人们互相举杯祝福,孩子们互相往脸上抹着奶油,嬉笑打闹。浓浓友情中,我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隆重生日。这次生日,温暖了我之后很多年的风雨人生。

捉“仙”记

刘志坚

在我的老家,人们把夏天先后出现的几种蝉,统称为“神仙儿”。从第一声蝉鸣开始,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捉“仙”记便次第上演。

最先隆重亮相的俗名“大仙儿”。随着几场透雨落下,大仙儿们趁着夜色钻出地面,顶着薄壳儿往树上攀爬。不消几个时辰,就破壳羽化,飞上高枝,迎着初升的太阳“啊——啊——”地唱个不停,十分高调。

因为肉身富含高蛋白,大仙儿一出世就陷入了人类的“围剿”。大雨方歇的夜晚,有无数人持着明亮的手电在各种树下搜寻。一只只裹着薄壳儿的大仙儿步履艰难,轻而易举就被捉进各种口袋。继而,被倒进一个个加了盐和水的盆里浸泡洗净,再倒入油锅。然后,有许多人张开油汪汪的嘴巴,一边剔牙,一边赞叹:“真香!”

那些侥幸逃脱飞上高枝的大仙,忘乎所以后便高叫不止,很快就暴露了目标。于是,许多根高杆被许多双手掌起,杆头或裹面筋、或绑粘性玩具小手,循声指向大仙,粘住其翅,旋即收入囊中。

有高人不屑于粘大仙,而是用马尾去勒。他们冒着被马蹄破头的危险,扞下几根马尾毛,结成活扣缚于杆头,套在大仙的复眼后面一扯,被勒住的大仙嘶鸣着绕着杆子飞,却始终挣不脱马尾的束缚,只能就擒。

此种手段,只适用于视力佼佼者,一般人只能退而求其次,用铁丝曲一个圆圈,绕圈缝上防蝇网或者蚊帐布,然后,只需从大仙的身后斜着一扣便网住了。大仙受惊后猛往上飞,却没有从下方飞出脱困的智慧,只能被活捉。

面对围剿,大仙的对策是往人们够不着的高处飞,落地后依旧高唱,似在奚落人类的技穷。于是,就有孩子念念有词:“大仙大仙往下退,下面有床红花被;大仙大仙往上爬,上面有个黑老鸹”,希望以此威逼利诱大仙能退到低处,以遂心愿。可大仙不吃这一套,在树巅大唱的同时,还不忘撒几滴仙尿,以示羞辱。孩子们悻悻回家,说与父兄。于是,夜里兄长便率众小弟,采用“举火诱蝉”的古老技法,拢一堆火后群起踹树。大仙惊起,循火光而投,便一坠不起以至烧熟。

还有两种蝉,一称“闪仙儿”,一谓“隐仙儿”。它们比起大仙儿的声线要悠扬,很有旋律感,更懂得低调和隐藏。

“闪仙儿”会发出“哇悠——哇悠——耐——”的叫声,孩子们听了就编出“哇悠耐,哇悠耐,我吃饽饽你吃菜”的儿歌。它们从不在一棵树上久留,先是噤声,闷头餐风饮露,待腹中有物,便高叫两声,以示本仙来过后,飞速“闪”到人们目力不及的另一个梢头,徒留一个个仰起的脑袋做怅然状。

如果说“闪仙儿”还时不时地跟人类逗弄一番,那么“隐仙儿”就是只闻其声不见仙踪的存在了。它们深居简出难得一见,捕捉更属非分之想。三伏天的午后暑热难耐,人们大多昏昏睡去。此时,便有“得喽——得喽——”的声音响起,抑扬顿挫,婉转动听。并且,热得越甚它叫得越欢,大有附耳嘶鸣之感。烦到极处,便有人起身出门驱赶,却遍寻不着,只能骂一句,饮一瓢凉水,缩回屋檐,继续歇晌。

高卧枝头的“神仙儿”年年如约而至,捉“仙”记便成了每个夏天最别致的风景。

村庄(外二首)

林启东

一个未知的村庄
在未老先衰的阳光下
秋天在四季里与你结伴同行
裸露的石头
苍老的河床
弯腰的杨柳
泉水哭干了眼泪
孩子不再骄傲

在篱笆之外
有耕作的声音
像石头在敲响木屋
在大山的身体之外祈祷
发黄的月亮
在无名山谷的上方
为逝去的春天
烙上了久远的印记

午夜

午夜
是一座美丽的荒芜的城
午夜
是一处被春天放弃的院落
住着你和我

一阵风打开了陋居的窗户
放久违的夜风进来
看行进的年轮辗转繁华
穿过停留在浮尘的你我

一座小院开满了惊艳的花朵
紧闭的院门谢绝了门客
午夜在群芳中游泳
水面上是时光飘来飘去的声音

月亮升起了
目光淹没了清冷的楼阁
追梦人放下了翅膀
像流浪的心
从此放进了冰冷的库房

黎明刚来又走了
星星在用眼睛播种花香
淹没在午夜的年华画像
携手我们随缘去远方

远方的你

经过多少年
你的影子依旧花落在窗前
一滴泪水划走早晨和黄昏
冷冷的光伶仃走过
转身便是千山万水
远方的你是否依然从前

一叶枫红门前飘落
冷冷的街灯依旧照在窗前
一缕相思从日出走进月落
幽长的小路落下孤独的身影
遗失的脚步总在梦中响起
远方的你是否依然从前